

风物 深度

在香港默默爆肝的动画师们：港产动画还是只有20年前的“麦兜”吗？

香港动画史上曾有唯一曙光时刻，却因计算失误一闪即逝，此后，动画人才四散，直到今年重新成为大众热话……



香港动画师Step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凌梓鋆 发自香港 | 2022-07-30

本土文化 香港动画

1970年代已开始创作独立动画的香港动画人卢子英，最近出了本巨著——400多页的《香港动画新人类》。这在香

港动画业是件大事。虽如书中所显示的，香港动画界人才创意皆备，但转到大众这里，最多关注的可能还是20多年前的经典人物小猪“麦兜”。而此后，竟就要数到今年春夏之交，一首当红港星AK的MV《信之卷》是动画制作，有些意外的，倒是这一次红的不是歌，而是MV里的动画——一时间仿佛全城都在讨论一只5分钟的动画，它如此吸睛，到底画了什么？

“《信之卷》是AK的歌，所以早知这只MV做动画会红起来。当然，这个动画本身也是好的作品。”

动画师张小踏（Step）说。AK（Anson Kong 江泽生）是香港时下超人气男团MIRROR成员，其MV动辄有数百万YouTube点击率，五月中推出的歌曲《信之卷》，至今就达260多万。罕见的是，一度成为香港坊间热话的，却并非当红明星的歌本身，而是MV的全动画制作。在香港最热络的网路讨论区“连登”，甚至有网民将这只MV的幕后动画师“起底”（人肉搜索），贴出动画师们曾制作过的其他商业动画广告；不少人更指这首歌本身并不好听，但动画却著实很有水准。

歌曲《信之卷》讲述明星AK化身为摄影记者，见尽港人活于阴霾都市，灰暗情境中最终迎难而上——致敬日本经典动漫《数码暴龙》（数码宝贝）的剧情。整曲MV走热血日本动画风，刻意选与涩谷街头感觉相近的铜锣湾为场景，在港人熟悉的画面中打怪兽，鼓励人寻回儿时的善良信念。

五分钟MV击中香港人集体记忆、晦暗处境与奋发心志，水准之高，背后却只是由两家小型动画——合共不过十多人——仅仅于两个半月里一起爆肝做成。须知这种2D手绘动画，一秒需画8至12格画面，前期还要设计角色和场景、做故事分镜等。牵头的动画师吴启忠（Tommy）当时向好友Step招手求助，Step虽然在忙别的案子，但还是伸出援手。

原来香港从来没有成形的动画产业。此情境下，普罗大众说得出的香港动画，仍是20多年前的经典港产小猪“麦兜”。

原来，在影视行业发展逾半世纪的香港，却一直缺乏大型动画公司长期从事动画制作，亦即香港从来没有成形的动画产业。此情境下，普罗大众说得出的香港动画，仍是20多年前的经典港产小猪“麦兜”；而行业内部，动画制作小团队联手接案成为常态。

Tommy说：“我认识的动画公司里比较活跃的，香港约有二十间，但没一间规模是多于二十人的。”Step笑：“很多连打牌都不够脚（不足四人打麻将）。”规模散碎而细小，存在而不易被大众看见，但她说自己与同业也“没想太多，就继续去做。”转眼近年，香港动画MV却悄然愈趋普遍，Step自己亦有动画短片作品，曾渡海入围台湾金马奖，她因此与参与创作的Tommy一起作为香港动画师，走过台北的金马红地毯。

香港动画史上唯一曙光时刻，然后呢？

香港动画“史上”唯一朝向辉煌的曙光时刻，是千禧年代聘用数百人的意马动画工作室，却因创作与商业计算失误，陷入财困而清盘。然后，就没有然后？

令Step在去年提名金马奖“最佳动画短片”的作品《极夜》，创作于2019年香港烽烟四起时。社会事件令她陷入抑郁，绘制此片是自愈过程，内容不是纪实而是钻进内心谈恐惧。片中三位不同年纪的女角各有心灵缺失，在恐惧中同行，相信黑暗总会过去。

这作品笔触朴实，获十多个香港及海外奖项，Step谦称是幸运，“真心的作品便会有人喜欢。《极夜》虽然没以香港为议题，却是我非常痛苦时，给自己做的很honest的作品，其他国家都会有人有过相同感受。艺术能联系人的情感。”

提起出席金马颁奖礼，《极夜》入围虽败犹荣，她还失笑，原来自己“很不喜欢在幕前，一小时化妆时间够我画很多东西了！”

做2D动画，数分钟片段，就要画数千格画面。“做动画的人其实好折（很内向），否则无法经常对著电脑十多小时。而我肯做访问，真的是很想令人留意香港动画，不是留意我。”

她是80后，高中后曾去美加、法国及回港读视艺和动画，“动画师我喜欢今敏、汤浅政明等，我看卡通片长大的，第一次做动画就迷上了，像吸毒，哈哈。”毕业后，她在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数码媒体十多年，也同时创作。她说人大了，愈来愈心系后辈：“尤其是经历过2019年社会动荡，与学生的感情深厚了很多，我好想帮他们，多了一种要推广动画的心态。”





《极夜》剧照。图：Step提供

最家喻户晓的香港原创动画节目，对上已是80年代TVB讲解成语故事的《成语动画廊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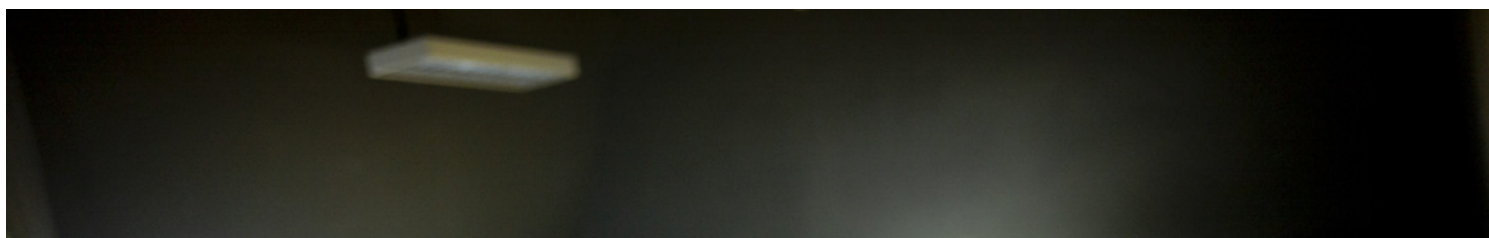
她最希望将来有香港本土动画工业，不再只有独立创作，而是有大公司可以持续创作动画剧集或电影。她苦笑，最家喻户晓的香港原创动画节目，对上已是80年代TVB讲解成语故事的《成语动画廊》，“收视很好的，可惜后来TVB发现买日本卡通播放，比养著动画部门更便宜，便cut了这个节目。”

电影呢？“大家只数得出20年前的麦兜，很可悲。”始于2001年的《麦兜》电影系列导演之一袁建滔说过，麦兜早在90年代因漫画红了，动画后来才由此衍生，其天时地利无法复制；而若想由独立动画捧出新角色就很难，尤其香港漫画虽有发展，但尚未成为动画业助力。

数来数去，Step说香港动画“史上”唯一朝向辉煌的曙光时刻，是千禧年代曾有聘用数百人的意马动画工作室（隶属上市公司意马国际IMAGI），制作全球上映的动画电影《忍者龟》（2007）和《阿童木》（2009），最终却因后者失利，陷入财困而清盘。然后，就没有然后？

“像美国有Pixar，IMAGI当时是个指标，结业了，投资者对香港动画都没信心吧，动画业开始下滑。”意马斥资数亿港元巨额拍《阿童木》，结果票房冷淡，得到“把日本原著弄得不中不西”的差评，是创作和商业计算失误。

这么多年来，动画业未成气候，最欠什么？现时政府有支援初创或小型动画企业制作动画的计划，Step笑：“但就像资助非洲贫苦儿童不能只给钱，更重要是让他们学习技能，自己赚取收入。”她常常想：“例如政府可否引入Disney等外国公司，免租或免税来港？条件是聘用一定数量的香港动画师，让他们得到训练，日后能自己发展。”





香港动画师Step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音乐加持，MV是香港动画发展新出路？

“因为我是香港人，会担心失去自己的文化，所以很想有本土出品，如同食物或建筑，香港动画也是香港的一部分。”

现实是意马结业后，动画师自此散落四周或自组小公司，有些像Step和Tommy那样，会创作短片参展、做商业广告等，她说近两三年，还多了借香港音乐工业发展之力而制作MV的机会。乘著MIRROR效应，AK《信之卷》在动画MV中获最大回响，Step分身不暇也出了分力，设计MV logo。

“Tommy想过不接这个MV，因工作量太大了。”但Step却叫Tommy“一定要做”，因MV有机会抓住大众眼光，“对香港动画都是好事！”她很著紧本土动画不能清零，“因为我是香港人，会担心失去自己的文化，所以很想有本土出品，如同食物或建筑，香港动画也是香港的一部分。”

相比数十秒的广告，一般MV长数分钟，所需的动画量大得多，制作时间又往往紧迫，如《信之卷》只有两个半月。“做广告的收入一定多好多。”但创作非单纯向钱看，“我本身有教职收入，所以最重要是有机会做好的作品，若MV有意思，少钱我都愿意卖肝。”

其实，近年来香港乐队RubberBand的《每道微小》、歌手岑宁儿《无常家》、林家谦《doodoodoo》等

动画MV，以至张敬轩红馆演唱会上的动画短片，都是Step呕心沥血之作，以此渐获观众和媒体关注。

“尽管它只有中文字幕，法国人其实看不懂，仍会因画面而喜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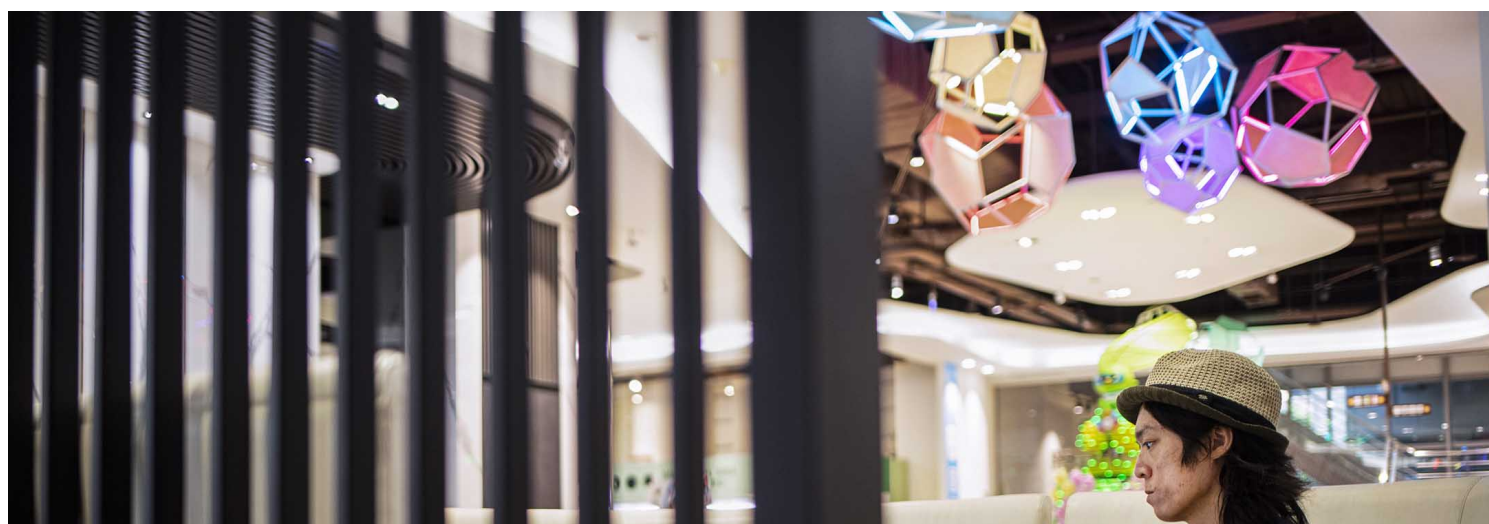
在全球早已非常普遍的动画MV，在香港却迟至2019年也未在大众层面被关注。Step也是那时开始参与，但即便如此，动画MV的点击率也还是远远多于动画师自家短片作品：“（动画师的作品）通常只有行内人看，歌手MV随便也有十万八万人看。”参加动画比赛或影展能获业界认同，做MV则有流行文化的入屋潜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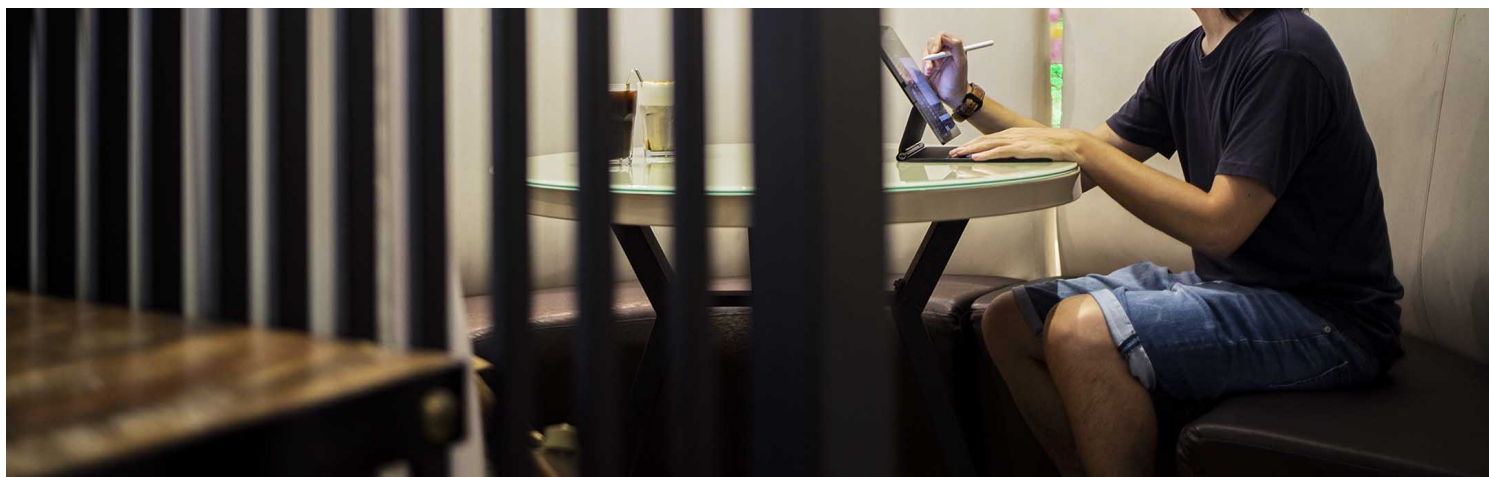
到2020年Step做RubberBand歌曲《每道微小》的MV，发觉这种背靠音乐的载体能让动画走得更远。歌曲讲我们的初心历尽冲击后会化作微尘，这只MV里，Step设计的动画角色迷你象Maly结合实拍片段，到处在香港街角拾尘，凝聚力量鼓励众人。“很多人喜欢Maly，所以两年后RubberBand开红馆演唱会，再请我做Maly的side story，在video wall播放，有观众甚至扮Maly的造型入场。”

数月前，这只MV更获法国庞毕度艺术中心（Centre Pompidou）邀请，上载官网播放，成为各地优秀动画选片之一。“那里的其他作品有些曾入围奥斯卡，质素都高，我觉得自己很honored。尽管它只有中文字幕，法国人其实看不懂，仍会因画面而喜欢。”

及至今日，其实动画MV在香港依然未至于大行其道，但Step说，2019年后明显增多。或与疫下较难实拍有关，或与卖歌不卖样的歌手尝试新MV形式有关，“从前他们仿佛不知道香港有动画师。现在多了动画MV，大家就有了参考，像岑宁儿找我，是因为看过我的作品。”

话到此处，她语带无奈：“以往很多人觉得动画师只是做后制效果，将一个logo弄成弹出来，但需要storytelling时却不会想起我们。”其实短短的MV已证明，好的动画师很会说故事。





香港动画师Tommy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放一点点灵魂进去

“想起自己曾被其他人花尽心思所做的动画感动过，我便有鞭策自己的心态。始终香港这行还有其他人在努力，有一天我们能带起整个行业，就最好了。”

90后Tommy比Step算是小一个世代，出身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，也是自小喜欢画画，想过去做漫画家。后来选了做动画师，自言走上这条“不归路”。“我被很多动画弄哭过，也开心过。如《辉耀姬物语》（高畑勋）、《千年女优》（今敏），看《数码暴龙》大结局我都喊到獠牙筋（嚎啕大哭）！”

毕业前他参与的短片《逆石谭》，以近日本动画的手法谈信仰和欲望，在香港独立影像创作人摇篮ifva比赛中，获动画组金奖；毕业后他与几位同学合组公司，近年自立门户，不曾离开动画业：

“有时工作至三更半夜，也会觉得，那么辛苦为了什么？但想起自己曾被其他人花尽心思所做的动画感动过，我便有鞭策自己的心态。始终香港这行还有其他人在努力，有一天我们能带起整个行业，就最好了。”

至今他由个人创作、广告以至MV作品，都不时与Step合作，如《每道微小》他也有份参与。“做MV当然能promote动画师，观众不再focus在歌手的样子，亦可能会留意创作团队的名字。”

虽然他说做MV份外花时间和心力，“如果总是做楼盘广告，我都会觉得自己做紧乜呢（在做什么呢）？MV的商业程度低好多，让我可放一点点灵魂进去，讲自己相信的故事。”对心仪歌手尤甚，他笑：“我超爱RubberBand的。”论香港动画MV引起的热话，始终是AK《信之卷》最前所未见。AK有fans club租用宣传车队上街出巡，让人与车身的MV图像打卡；MV背后两间动画室（Tommy的“Point Five Creations”及

“崔氏兄弟”），亦屡获媒体访问。

为何香港慢十拍？

“香港经济不以软性文化为大产业，投放的资源不多，我们训练出来的动画师，都未必留在行内太久，因根本没太多工作。”



《信之卷》MV。网上截图

除了AK人气令MV成焦点，“MV本身的题材也是原因”，由充满致敬《数码暴龙》的元素及其日本动画风格，“就算没留意AK或本地动画的人，都容易吸收。”Tommy说动画MV“外国已玩到炉火纯青，日本有歌手几乎每首MV都是动画，例如起于网路的创作歌手Eve。而现在香港是开始用较低成本去做这件事。”

怎么香港慢了十拍？他以动漫工业成熟的日本为例，“不论Eve那种有规模的动画MV，或其他小型制作，日本都不难找人做，因有经验的动画师很多。但香港的侧重点不在动画，经济不以软性文化为大产业，投放的资源不多，多的是在金融或建造业。我们训练出来的动画师，都未必留在行内太久，因根本没太多工作。”

他觉得动画MV流不流行，除牵涉音乐人的想法，与动画业本身基础也有关。而2019年后香港动画MV渐多，Tommy认为，“我觉得会继续增多。因为更多歌手需要独特的形象，想突围而出，就不能只卖样，甚至歌曲出VR game（虚拟实境游戏）来播放，或做NFT亦可。而在疫情下，动画是较易kickstart的事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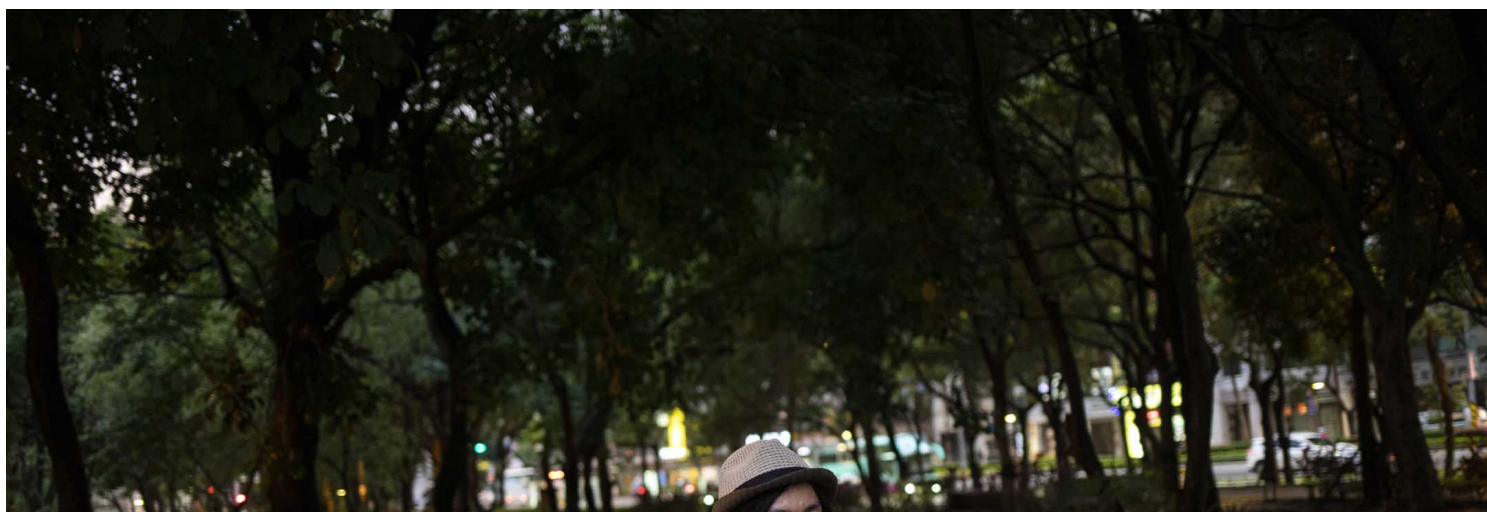
Tommy曾因媒体访问，辗转获外国导演赏识，请他为英国歌手Jess Glynne与电子组合Snakehips合作的《Lie For You》（featuring歌手A Boogie Wit Da Hoodie及Davido）创作动画MV。“这是我所有MV作品中最啃（难应付）的，压力很大！因为四个唱歌的parties全部名字响当当，YouTube订阅者数以百万计。”

“有机会让外国知道香港有人做动画，我就不能做得差。”

这个致敬大友克洋科幻动画经典《阿基拉》的风格之作，由Tommy的团队在两个半月内爆肝完成。他笑：“我未试过狂通顶（通宵）成这样，有三天完全没睡，听到自己的心噗噗在跳，但要顶住（撑著）不能死。”进入靠意志支撑的状态？“系㗎！有机会让外国知道香港有人做动画，我就不能做得差。”

当然，宏观从工业角度看，他说在日本、美国两大动漫IP（知识产权）强国前，世界其他地方的动画都不是巨人。“别说香港，就算法国、意大利、捷克有自己的动画产业，其实都很难经营，即使有作品拿过大奖或入围奥斯卡。”他记得2003年《麦兜故事》作为香港动画电影曾在法国安锡国际动画电影节（Annecy International Animated Film Festival）捧奖，坊间市民不怎关心。

“大众知格林美是最劲（厉害）的音乐奖，但Annecy是动画界最大奖，一般人根本不知是什么，故不会理会。”而且有别于格林美、康城影展或金马颁奖礼，星光熠熠吸引传媒与大众，“出席Annecy的却全是动画界，就算有作品由Tom Hanks等明星配音，他们也很少来，传媒因而不会特别报导。”





香港动画师Tommy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假如20年后，一间世界动画大厂在香港……

想当年麦兜动画面世时，Tommy仍是小学生；而到他大学还未毕业，大型动画室意马已经结业，“假如20年后有一间世界动画大厂在香港，我当然很乐见。”他说得像梦话。“问题是，暂时我看不到将来会这样。对我来说，未来几年的目标，只是想做多些长篇动画。”

2019年他创作的动画短片《世外》，于日本TBS电视台主办、亚洲数码创作业界盛事“DigiCon6 ASIA大赏”比赛中，获最高殊荣的“全场大奖”。这部以轮回为主题的作品，现已齐集香港及海外资金发展成电影，计划于2024年上映，将是久违了的本地动画长片。

他希望那不是唯一，“很多人都有些构思，想去尝试。譬如电影《十年》由几位导演的短片组成，何为动画电影不能以这种方式去做呢？”他不只一次闻说同行想发展类似的项目，虽因资金问题胎死腹中，但他觉得，若每位动画导演各自申请政府资助，“其实不是不可行的。”